

# 目 录

前言	( 1 )
解放前栾川区政机构沿革	崔天翰供稿 王占柱整理 ( 4 )
党政处在嵩栾一带活动的片断回忆	段海山 ( 12 )
抱犊寨——风景区——匪霸魔窟—— 革命纪念地	王占柱 ( 27 )
李起凤与十大连	段海山 ( 39 )
周明甫被杀之谜	王占柱 ( 55 )
略谈清末科举制度	聂洱舸 ( 58 )
河南大学在潭头 及对我县教育、文化的影响	马洪恩 ( 61 )
耕莘中学建校始末	孙福慧 常纯则 ( 64 )
我县第一所中学—— 私立“七·七”中学	马洪恩 ( 71 )
艺海生涯六十年	兰辑五 ( 75 )
“重九事件”与“讨左运动”	孙福慧 常纯则 ( 93 )
推行法西斯教育的蒋步天	孙福慧 常纯则 ( 97 )
武陟中学迁陟陶湾简况	孙福慧 常纯则 ( 100 )
伊尹耕莘古地	徐宣武 ( 101 )

# 前 言

栾川地处伏牛山腹心，伊水源头。为（长）江（黄）河之域，界予、楚之交。自古以来为“冲、疲、繁、难”之所。

栾川历史悠久。地下出土文物以无可辩驳的事实证明：新石器时代已有人类聚居。据传：商代贤相伊尹即出生、躬耕于此。自明末农民起义军领袖高迎祥、李自成等进据栾川深山，开银矿、集饥民壮大起义队伍；下嵩（县）伊（川）破洛阳、捣北京、覆明室之后，历年民变迭起。苦难深重的栾川山民，向封建统治阶级，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。迨至清末，革命军兴，栾川反清斗争风起云涌。王天纵（伊川人）、柴云升（栾川潭头人）等义军即曾以栾川的合峪杨（羊）山为根据地，屡挫清军。后参加张钫（伯英）的“秦陇复汉军”。为推翻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，作出了历史贡献。辛亥革命以来，在今栾川县境内发生的革命斗争，更是如火如荼。诸如讨袁、北伐、抗日救亡、中共地下斗争、学生运动、解放战争、剿匪反霸、土改镇反、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等重大的武装、政治斗争，都反映了栾川人民反封建、反侵略、反压迫、求解放以及创造新生活、发展新文化的战斗历程。

另一方面，栾川“山高皇帝远”，自古以来土匪如毛，官匪不分，土豪恶棍，横行乡里。他们欺压人民、阻碍历史前进，犯下了许多骇人听闻的罪行。从反面教育着人民；

“忘记过去，就意味着背叛”！

“人事有代谢，往来成古今”。在沧海桑田，历史转变的进程中，留下了许多珍贵的文史资料。但从未进行过整理研究。一部分已经散失，一部分仅仅保留在一些老同志、当事人、知情人、有心人的传闻、记忆之中。

历史是过去的现实，现实是未来的历史。革命先驱李大钊同志说过：“认识过去，明白现在，创造未来。”社会要发展，历史要前进，那就必须对往事作出深刻的思辩。因而已故周恩来总理早就倡导全国政协征集、整理、出版《文史资料》。近年来，全国政协也多次要求各地方政协“抢救文史资料”。

整理、研究文史资料，对人民群众进行爱国主义教育，拾遗补阙，供史志工作者研究、择用，以“存史资治”，弥补历史档案、地方史志之不足；提供乡土历史知识、汇集“桑梓文献”，对青少年进行革命传统教育，是历史赋予我们这一代人的光荣任务。也是进行社会主义两个文明建设的一项重要工作。

栾川政协成立以来，在县委领导和上级政协的指导下，对文史资料搜集整理工作进行了多次研究。对初步搜集到的一些资料进行了力所能及的核实、研究、整理，汇编成《栾川文史资料第一辑》，刊梓问世。

《栾川文史资料第一辑》共选印政协委员和其他人士的文章十四篇，约五万六千余字。大都是抗日战争、解放战争时期笔者的亲历、亲闻之事。包括武装、政治斗争、文化教育，人物史事，名胜遗闻等正、反两方面的资料。

在编选过程中，我们力求以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为宗旨，以求实存真为准则；以服务于新时期党的总目标、总任务为

目的。观点上力求以唯物辩证史观、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思想，文字上力求既保持原貌、又通顺流畅，有可读性。但由于水平所限、经验缺乏、讹误阙失，在所难免，敬希识者教正。

在编选过程中，县史志总编室、县文联、县教育志编辑室等单位及有关同志都给予了大力协助，谨在此一并志谢！

**政协秦川县委员会**

一九八六年七月

# 解放前栾川区政权机构沿革

（崔天翰供稿，王占柱整理）

栾川处于西伏牛山腹心地区。山高沟深，交通不便，为“冲、疲、繁、难”之所。曾于宋崇宁三年建县，金贞元二年废县。后划为镇，属虢州卢氏县治。清乾隆时，曾设有朱阳巡检司栾川分司，群众称“文武衙门”。后又将朱阳巡检司迁驻栾川。下设地方、保正，负责调解民事纠纷，办理盗案，征收田赋。

民元后，改为栾川里。里办事机构称为“事务所”，设里长。栾川白鹿沟张福谦、七里坪杨先炳（人称杨三先儿，字广南）、杨培芳、栾川北街傅其伦、东街傅其瑞（字辑五）西街傅国栋（字于臣）等均先后充任里长。里长及其“事务所”，办理民事，实施政令，为文职衙门。武事，则另设民团总局，维持地方治安，捕案缉盗。总局设局长。七里坪杨培殿、栾川西街关兴邦、赤土店尤永清，大王庙李起凤（腾蛟）等先后任局长。里下设村长和民团分局，亦称“局子”，推行政令。“局子”的负责人称“分局长”，具体带兵的称“带家”。

当时军阀混战，捐重税苛，加以兵匪为患，民不聊生。兹分别略述如下：

（一）赋税：强迫人民一次缴纳二至三年田赋粮银（农业税），摊派柴、草、麸、料“兵差款”。地方又附加“枪支款”、“弹药款”、“应筹费”、“自治捐”、“富户

捐”等。

（二）兵灾：当时各派军阀混战，你来我往。栾川为东通嵩洛，西达陕南，北往灵、阎的要道，时有军队驻扎、退却、休养。他们一来，就抓伏拉差，派粮派饭四出扰民。有的军兵，还要群众每天三餐供应熟食（即送罐饭）。至少三至五日，多达月余之久。当时群众生活困难，食不果腹，还要给他们筹办好的饭食。他们认为“不好”，即打骂不休，摔碗踢罐，强迫到饭店买馍饭供应，搞得民怨沸腾。

（三）匪患：当时“土匪”如毛，山头林立。“土匪”大致可分四种：（1）农民为生计所迫揭竿而起，打富济贫，反抗压迫统治。（2）各地土豪劣绅为扩充势力，投靠军阀，走“当大官、受招安”道路，指使兵痞流氓，胁诱饥民，拉杆为匪。（3）官兵哗变为匪，又暗结官府，土匪打家劫舍，抢掠财物；官府则明剿暗助，坐地分赃，官匪不分。（4）外地“杆子”，窜入栾川，扰害地方，以上四种通称“刀客”。群众一夕数惊，“跑反”躲难，不胜其苦。民国二十年（1931年）秋，伊川县郭世法股匪千余人，驻栾川月余，每天搜山（群众叫“抹坡”）绑票，不论贫富均受其害。贫者被胁迫为匪或作苦力；富者被绑架囚禁，飞刑吊打，割耳剜鼻，勒索“赎票”。匪众又到处奸淫妇女，焚烧房屋，人民所受灾难真是不堪言状。

一九三一年后，改里为区。栾川编为卢氏县第三区。办公机构称“区公所”。赤土店尤永清（湛然）为首任区长。庙子李树仁（位三）、陶湾任天长（子久）为区员。下设三镇五乡。即：伊源镇（陶湾）、有莘镇（栾川）、三乐镇（庙子）、宣化乡（三官庙）、公益乡（大王庙）、长太乡（赤土店）、伊川乡（老君堂柳树坑）、公安乡（庙子北

四)。镇、乡之下设有村、闾、邻等，各有长官。负责催讨粮款，办理地方行政。

设区后，将全区土地分为一、二、三等及岭头、山坡、清查勘丈，为征粮之据。不少劣绅当了勘丈员，借清丈土地勒索农民，或接受贿赂弄虚作假，转嫁负担。富户地多粮（赋）少，农民地少粮多。

早在民初，张福谦任栾川里长时赖驻军协助，修了西河至栾川约五里长的兴隆渠。西起西河荣湾潭，东至栾川牛王庙。可灌良田千亩。后因匪患频仍，农村破产，诸多损毁。建区后，由李天禄督率民工，重修此渠，得以通水灌田，群众赞为唯一“德政”。

李腾蛟任栾川民团总局局长后，为扩充势力，依仗内乡土皇帝别廷芳支持，组成十大连。为排除异己，称霸地方，先后将付国栋、杨先立（杨十五）常乐英等绅士枪杀，引起地方各派势力不满。常乐奎、李天佑、崔法三、李九经等十余人，乃密谋刺杀李腾蛟。

一九三二年十月，乘李腾蛟在栾川北街官家药铺打麻将，崔法三，李天佑行刺暗杀，未获成功。李腾蛟之弟李起志（道轩）自任区长，坐镇追缉凶手，并电邀内乡别廷芳派队前来弹压。凡涉嫌之人，均遭逮捕。在大队部（时称“大军帐”）设下法堂，火熬、烙铁，五刑具备，严刑审讯，惨不忍睹。东门外设下刑场，或枪决、或枭首，惨状骇人听闻。区长尤永清，区员任子久均自动离去。栾川大政，归于李腾蛟一家之手。故当时栾川有民谚云：“李爷一出，压倒四爷”。（四爷指栾川街傅、七里坪杨、赤土店尤、雷湾常）

后卢氏县政府派张协中来任区长。张慑于李腾蛟之权

势，无所施展，数月后，即行离去。后又派王俊杰前来任区长，亦不过傀儡而已。

任子久辞离区员职务后，联络当时一批青年，到陕州十一行政区专员欧阳珍处，状告李腾蛟种种罪行。欧阳珍乃派保安副司令凌悲潮，率队来栾，取缔十大连，改编为四个义勇壮丁队，由常志箴之弟常志愿任大队长。李起志自命之区长亦因而倒台。

一九三六年，国民党推行保甲制度，栾川由第三区改为卢氏县第二区。区长仍由王俊杰担任。在此期间，王主持调查了全区人口，编组保甲。又选派青年到陕州和卢氏参加“师资训练班”。（实为训练联保主任。）期满后，由卢氏县政府分派各地任联保主任或保长。不久王俊杰它调，卫敬铭被委为二区区长。

卫敬铭于一九三七年十月任职，李腾蛟图谋东山再起，唆使其心腹惯匪马老六，勾结“杆子”，拉起“刀客”，与嵩县蛮峪土匪憨玉瑀（老九）结为一伙，骚扰栾川地方。卫敬铭见栾川局面不堪收拾，坚请辞职。区长暂由区员张克宽代理。张代理区长，仅仅两月，李腾蛟从中作梗，制造事端。或绑架区所壮丁，或杀害命案，地方混乱，一日数警。张克宽多次电请卢氏县府派区长前来主政。卢氏县府乃派时在县府任科员的栾川雷湾人常乐莘回栾川任区长。常回栾川后，见此情况，知难与李腾蛟抗衡，仅到职一日，即携带区公所公章，潜隐太和寨。张克宽两次函请，常乐莘终未下山视事。

栾川区公所群龙无首，混乱异常。任子久乃与联保主任常乐煦等，一面再次向欧阳珍密告李腾蛟，一面在常志愿家中聚会，计议接替区长。李腾蛟则与当晚唆使憨玉瑀匪部包围

栾川寨，高喊“交出任子久、李天禄（相阁）”！常志愿知为李腾蛟唆使，迫于其势，次日将李请至其家，托病辞去义勇大队长职务，请李担任。李故作谦让后，即应允任职。

李腾蛟接任大队长后，电请别廷芳派兵前来，赶走了憨玉瑤，又将加入憨部的马老六等股匪“收伏”。（本为李所派遣）

不久一些青年联保主任，又找到陕州保安付司令 凌悲潮，状告李腾蛟纵匪收匪，危害地方。凌悲潮自称：原为越南太子，因越南被日本侵略军占领，隐匿名姓逃来中国。他开始企图从中调解，曾给李腾蛟写信略谓：“弟本越人，来与华人合作共济时艰，兄等桑梓情深，更应和衷共济……”。后又采取两面手法，一面向青年联保主任等表示要派大兵来栾剿李治罪。一面又暗示李腾蛟杀人灭迹。李闻讯后，连夜将其所纵，收之匪首马老六及卫青山等枪杀。并将所收之匪众七十余人集中于大清沟龙王碾一次枪杀。（实际死者四十余人）尸横遍野，血染沟渠。待凌悲潮到达栾川后，李以“剿匪”战果向其“请功”。凌乃召开大会，改任李为清乡大队长。这时内乡别廷芳也派团长刘茂亭、司令部副官张仲奇，营长解永成等带队来栾，助李“协剿土匪”。凌对李“好言抚慰”，李又赠凌重金骏马；栾川军政大权仍集于李腾蛟一身。凌回陕至卢氏时，又指令卢氏县长徐衍沂调任子久为三区（双槐树）区长，委常乐莘为卢氏县仓库主任。想以此解决矛盾。二区栾川区长一职李腾蛟乃推举三川分区区长雷敬典（文斋）担任。一九三八年二月雷敬典到职视事。不到两个月，常志愿，尤湛然等又活动卢氏县政府，委任在洛宁县任区长的七里坪人杨敏（绍唐）回栾川任二区区长。杨绍唐仗凭杨姓为栾川豪族，独断专行，引起各派绅士与下属不

满，互相倾轧，各自为政。杨乃将不驯顺的联保主任撤掉四名。（当时全区十一个联保处）呈请卢氏县府委任青年卫邦新、高维聪、李云祥、张克己分别担任庙子、老君堂、柳树坑、栾川、北凹等地的联保主任。李腾蛟见杨绍唐起用青年扶植势力，感到与己不利，又到处活动“倒杨”。他籍石宝沟尚某在新打院墙内种植鸦片一事，指使人密告到卢氏县府，将种植人逮捕。保、甲长、联保主任连坐。杨绍唐区长也以“失察渎职”罪名被撤职。卢氏县府复派四区区长郭孝芸（香峰）接任二区区长。

郭孝芸对栾川情况略有所知，辞职未准，只好在一九三八年十二月间来栾履任。他多方维持，谨小慎微，在区内设立调解委员会。请各方士绅担任委员。凡涉棘手之事，一概推诿，必办政事，则约请诸豪绅共议，唯李腾蛟“马首是瞻”。勉强维持一年，即两次呈请他调。卢氏县府无奈准其所请，又调任子久回栾川任区长。

当时卢氏县长黄迪栋是个“好好先生”，为卢氏当地豪绅所左右，对县政无能为力。国民党推行所谓“宪政”，成立了参议会，也为土豪劣绅所把持。曾有人在县参议会门口贴对联云：“张匡当议长老而不死休张狂；刘濂充副座少法无能莫流连”。春节时又有人在参议会门上贴了一副上联用褪了色的红色旧纸、下联用白纸写的自编对联：“参糠参秕参不出一点好事；议吃议喝议出了二十（个）坏人”。可见群众和社会各界人士对参议会的不满。

黄迪栋知栾川地方情况复杂，李、任两派矛盾极深，在下达任子久回任栾川区长的委任同时，将李腾蛟、任子久共同召至卢氏。在合作金库，由三青团干事长麻志异、国民党县党部书记长薛湛然（均卢氏豪绅）和已调任合作金库主任

的雷敬典共冈从中调和。二人口头允诺“和衷共济”，实际各怀鬼胎。任子久一九三八年秋回栾川任区长，曾参与筹办耕莘中学，兼任董事长。（名誉董事长常志箴）不久，卢氏县长改任李万里，来栾视察，嘉许二区教育事业。任子久想弃政从教，两次呈请辞去区长职务。卢氏县府准其所请，改任区员常乐煦为二区区长。

常乐煦字春亭，颇有才能，且为常姓大族支持，为专员欧阳珍赏识，背有靠山。他于一九三八年开始即连任区员，熟悉情况，有从政经验。一九三九年春调任区长，颇有一些作为。但在一九四〇年被县政抽卢氏朱阳关，为流亡的省政府督修房屋。后又调县府任科员。于一九四四年，被日军残杀于香子坪。

常乐煦调走后，卢氏县府委任毕绩轩接任区长。毕曾久在外地当过县府科长，亦有能力，在地方无派别，为人直爽，办事尚属公道。

一九四二年，区公所改为区署。下设民、财、建、教等组织，办事人员称指导员。区署内还附设警察所，有所长、警长、警察共十余人，维持社会治安。

改署后，将十一个联保合并为四镇。即：栾川、三官庙、赤土店联保合并为栾川镇。

大王庙、陶湾、叫河联保合并为陶湾镇。

三川、冷水联保合并为三川镇。

柳树坑、北凹、庙子联保合并为定远镇。

镇设镇公所。有镇长、副镇长、民团大队附、民政、经济、文化、户籍、警卫等股（或组）。各股（组）设主任、干事各一人。

改区署后，任子久复任二区区长。对刷新政治、改变作

风，作了一些努力，在县政总比赛时，颇得好评。后因迷恋女色，屡受指责，于一九四五年夏辞职。在栾川地下党活动下，符元亮接任区长。到职后即裁汰区丁。减轻群众负担。但仅仅两个月，卢氏县府即下令撤销栾川区署，各镇直属卢氏县府管辖。

同年九月，抗日战争胜利，但内战又将爆发。内乡自卫团司令刘顾三等组织联防区，派军队驻栾川。为了便于供应其粮秣，和卢氏县府商定，恢复栾川区署。卢氏县府委张克宽（栗亭）为区长。至一九四七年秋栾川解放，国民党区政从此结束。

注：本文曾由赵西华、孙光裕二位先生进行校正补充，  
在此一并致谢。——编者

# “党政处”在嵩栾一带 活动的片断回忆

段海山

一九四四年四月，日军大举进犯中原。蒋介石驻守叶县的所谓名将，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汤恩伯，溃败西逃，在原内乡县西峡口镇（今西峡县）收集残兵败将，重整旗鼓，企图在伏牛山腹地，列阵再战。因为他在溃逃时，有些散兵到处骚扰，被地方团队收缴了枪支，他认为，“民众不轨，共党扰乱”，决心加强“政治统治”，才在他的副司令长官部增设一个“党政处”，也叫“党政总队”。

## 人员拼凑

一、从第五战区调来刘培初任处长。刘：湖北恩施人，少将级挂的中将衔。据说：曾在大特务头子戴笠手下当过高级干事。他带来七个人。梁铭芳、陈传鑫是骨干，余为司务长及勤杂人员。

二、从“中央青年训导团鲁苏予皖边区分团”（简称“青训团”实际是集中营，原在叶县后撤到镇平）。抽出“结业学员”、即政治犯三十六人，我就是其中之一。这批

人在刘培初心目中，既是敌人又是骨干力量，在监视中利用。

三、从汤恩伯的副司令长官部在叶县设立的“鲁苏予皖边区政治学院”简称“边院”调来学生一百一十余人。这批人本来是他们的依靠力量，但刘培初把他们当作一般人员使用。

以上三批人共一百五十余人，于一九四四年五月底在西峡镇北五里桥小学集中训练后，开往嵩县、卢氏一带活动。六月以后，陆续增加的人员中有吸收地方的知识青年；有“青训团”继续介绍的结业人犯；有从汤恩伯的“豫东工作队”（包括“豫西工作队”）调来的人员。当时，“边院”学生偷跑三十多人，“党政处”总共有一百六十人。

## 七天训练

汤恩伯急于挽回败局，巩固新的阵地，临时把两种相互敌对的政治思想体系的人员集中起来，加以训练，以求统一思想，统一行动。训练方法非常简单。刘培初说：“我没有什么高深的理论给你们讲，只有一个办法，就是‘行动领导’”。在这样的指导思想下，他的训练科目是：

第一节，劳动。早上五点半起床，分头帮助当地农民干活。但群众对十三军恨之入骨，看见穿黄军装的都怒目而视，趋而避之。所以第一天第一节课是大家空跑一个早晨，谁也没干上活。给群众搭上腔说句话也是极个别人。当时群众正值插秧割麦季节，第二天早上刘培福亲自带领一百多人走到地头，没人理睬，他也不问，跳进秧田就动手插秧，他是湖

北人，插秧技术很高，又快又准，取得了群众的信任。在群众不大反对的情况下，他喊着让我们下田跟着干，就这样把我们分批送到各块田里，算是“行动领导”的成功。

第二节，写作讨论。第一天的题目是：“什么是共产党所谓的党派性的哲学基础？”这一天大都交白卷。第二天的题目是：“试述三民主义、共产主义孰优孰劣？”这一天还有不少人交白卷，交卷的所写内容也都重复：“中国国情是大贫、小贫，患寡而不患不均，不需要共产。三民主义平均地权，才符合中国国情”等一套陈词滥调。也有几个人秉笔直书，说共产主义有完整的哲学基础，三民主义没有完整的哲学根据，不符合中国国情。晚上讨论时候，斗争很激烈，从“青训团”来的张超然（南召县人）、王省身（方城县人）两人发表违心之论，说：“三民主义的哲学体系是‘唯生论’。唯生史观，三民主义，是完整的一套，是最符合中国国情的”。洪禹（东北人，假名）乔敏（上海人，假名）两人大胆发言说：“唯物论、唯物史观、共产主义是完整的哲学体系，全部《总理遗教》找不出‘唯生’这个词。与其说唯生论、唯生史观是三民主义的哲学基础，倒不如说是陈立夫、陈果夫二先生为反对共产主义而强把‘唯生’两个字凑在一起，捏造一个‘唯生论’、‘唯生史观’”。双方争执不休。刘培初骂洪禹、乔敏说：“不准你们这样说，不准你们胡说八道，照你们这样说，不是把三民主义搞垮了吗？真混蛋！不讨论了。开娱乐晚会。唱歌、唱戏、讲故事都可以”！稀稀拉拉的掌声过后，“边院”来的学生一致要求：“刘处长唱一个！刘处长唱一个！”刘培初说：“我什么歌也不会唱，只会唱《国际歌》”。他的歌喉虽然不好，音节

掌握的还差不多。所以“边院”的同学都说：“刘处长别的歌都不会唱，光会唱《国际歌》，唱得还不算坏，只怕是共产党吧”！刘培初说：“不准你们乱说，老头子（指蒋介石）不说我是共产党，谁说我也不怕。”就这样散会就寝，这个会表现刘培初十分灰色，令人迷惑不解。从此，原来早晨的劳动课还照常，而出的写作题目就变了，大约有：“分析豫西形势，提出开展党政工作意见”，“试述如何解决民间纠纷，各举三个例子”等。

“边院”的学生在训练第三天逃跑了三十多人。当晚的娱乐晚会上刘培初大发脾气，骂道：“今天‘边院’来的学生跑了三十多人，我不追赶他们。下午在街上，我还见到他们带着行李，我就不管他们，因为他们怕吃苦。这些人能上大专院校，毕业出来想当科长、县长，跟着我刘培初干这个，小你们的身份！你们的爸爸都是贪官污吏，土豪劣绅。要不然，上不了大学，当不上大学生。我刘培初这一套是新作风新作法，你们看不惯，受不了，吃不了我这一碗饭随便跑吧！”说的话摸棱两可，我分析他是想用这一套言词，伪装进步，掩饰军统特务的真面目。短暂的训练结束后，恰值端午节。我和姜象九（豫北人，高中教师，在卢氏县城被捕）、郭荣生（洛阳人在栾川石宝镇教书被捕）到西峡镇“吃馆子”，品尝了黄酒，这是一年来的自由行动，稍舒一口气。第二天，陈传鑫交待任务，派我和郭荣生、张大伦（栾川县陶湾镇人在栾川区署被捕）三人打前站，到栾川了解情况，安排住地。我喜出望外，认为是千载难逢的良机。因为能够单独行动，就可以找到组织。回到庙子后，见到了从“青训团”跑回来的赵延丰，侯聘三（已故）、杨世欣（已故）、黄位中等。通过黄位中，见到栾川地下党组织区委领导同志张子祥、杨景

福。向他们汇报了“党政处”的情况，要求他们迅速转移。他们指示我，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，想尽一切办法，保护保存下来的党组织和党员同志。这任务十分艰巨，但我找到了党，内心感到踏实、高兴，对组织布置的任务，感到艰巨、光荣。

## 宣布编制，开展工作

“党政处”全体人员一百一十余人来到庙子，立即大会宣布编制，明确任务，开展工作。

处本部也叫“总队部”。内设两个组：总务组、政工组。姜象九、洪禹、乔敏部留政工组，专管编写整理材料、公文、档案、审讯案犯等。总务组则管财务、生活。处本部住在庙子街。

下设四个队，每个队三至五个组。每组三至五个人。

第一队队长陈传鑫，副队长郭荣生，活动范围庙子镇。

第二队队长梁铭芳，副队长何肇帮（扶沟县人，“青训团”的）活动范围有莘镇（即栾川镇）。

第三队队长张超然（南召县人，“青训团”的），副队长高光第（扶沟县人，“青训团”的），活动范围潭头、汜县我是第三队第三组组长，活动地区大清沟。

第四队队长王省身（方城县人，“青训团”的），副队长刘世英（“边院”的），活动范围合峪、车村。

奇怪的是没有党团组织，明的没有编制，暗的也没有登记。据我所知“青训团”来的人，在镇平县石佛寺办的结业手续就是参加三青团，到党政处从没人过问。